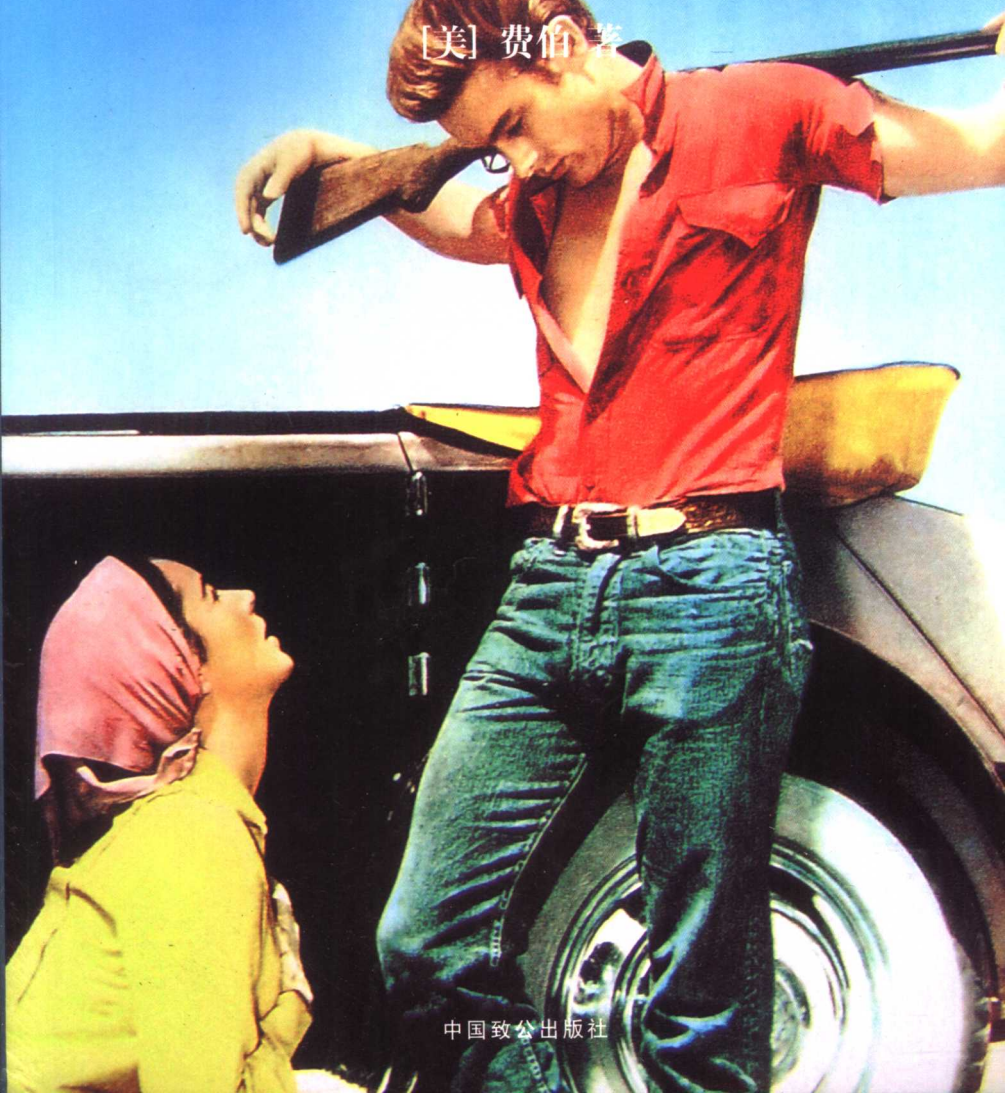


壮志千秋

Cimarron

[美] 费伯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 (CIP) 数据

壮志千秋

【美】费伯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壮志千秋/(美) 费伯著; 刘万军译.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5. 9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传世名作. 第2辑)

ISBN 7-80179-460-5

I. 壮... II. 费... ②刘...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8780 号

壮志千秋

译者: 刘万军

责任编辑: 子 龙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文昌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90

字 数: 7275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ISBN 7-80179-460-5

定价: 1080.00 元 (全四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一个崭新的国家正在无数人们艰辛的劳作和卓绝的创业中诞生、发展和壮大……

一片片新的土地在不断地向无数渴求它们的人们开放……

荒凉的原野上开始出现了一个个农场、牧场、村庄、小镇……

原始的小镇正在飞速发展成为城市……

辽阔的荒野正在变为富饶的耕地……

这就是十九世纪后半叶美国西部飞速发展的写照。内战后，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广大西部地区迎来了它飞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一片面积比美国人先前居住的所有地区加起来还要大的地区，不仅有着广阔的森林、草原和肥沃的土地，而且还发现了金、银、锌等各种金属矿区。这一切，吸引了一批批梦想发财致富的人们络绎不绝的来到这里。他们中绝大多数是来自美国各地的白人，也有一小部分是来自南部各州的黑人，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来自欧洲各国的人们。他们都带着对财富永无止境的渴求，梦想着一夜之间发财致富，以摆脱他们以前贫困拮据的生活，或展现他们突然发迹的荣耀。为了追求他们梦想中的财富和舒适的生活，满足他们贪得无厌的欲望，他们从一个地区进入另一个地区，一步步蚕食占领着西部。在这漫漫的西进过程中，他们与西部的原始居民印第安人发生了一系列血腥的冲突和战争，最后，他们通过诱骗、强行驱赶和屠杀的办法，终于剥夺了印第安人的合法土地居住权和所有权，摧毁了标志着印第安人文化的部落组织，强迫他们放弃原来的集体社会和文化，抛却其宗教仪式，接受白人文明教化。

在整个西部的开发过程中，美国联邦政府扮演了极为重要的双重角色。它不仅扮演了与印第安人谈判、签约，以及诱骗他们、驱赶他们、屠杀他们、并最终废止了他们一切权利的强盗角色，而且也扮演了推动和促使西部开发的主人翁的角色。为了鼓励和促使人们到辽阔的西部荒野去定居、拓荒和开发，美国联邦政府从法律上和政策上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他们制定了一系列极为优惠的土地政策和法律政策，不断地鼓励和激发人们到西部去定居，经营农牧矿业和各种商业。同时，为了促使西部交通的发展，给西部开发和建设创造更

为便利的条件,美国政府还给到西部建设铁路的公司批拨了大量的土地,使铁路公司不仅从经营铁路中赢得了大量的利润,还从出售土地中大发横财。这大大促使了西部铁路建设的飞速发展。从一八七〇至一八八〇年的短短十年间,四条横贯东西的跨州铁路就被建造了起来并投入了运行。随后,铁路建设更是迅猛发展。西部铁路交通的飞速发展,为到西部经营农场、牧业和矿业的人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它不仅使得西部大量丰富的农、牧、矿产品和资源能够被迅速地运出,而且还使得东部的各种商品和生活日用品被源源不断的运入西部。

随着铁路的向西延伸,紧随其后的便是潮水般涌向西部的定居者。这就是为什么从第一批居民到詹姆斯镇定居到一八七〇年,总共用了二六三年的时间才把四亿公顷的森林草原变成了富饶的农场,而将第二个四亿公顷的相同土地变成富饶的农场,却只用了三十年的时间。因此,在开发整个西部的宏伟进程中,美国政府虽然对西部的开发和建设也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给予了一定的政策上的鼓励和支持,但事实上,真正对西部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英雄,却是那些无数与艰苦恶劣的自然条件做勇敢无畏斗争的普通的人们。

在联邦政府慷慨的土地和法律政策刺激下,再加上那些渴求发财致富的人们对土地的无法满足的占有欲,使得直到一八八九年前,美国大陆上,除俄克拉荷马州这片于一八六七年法律规定为印第安人的世袭合法群居地区外,几乎再没有一片无人定居无人占有的土地了。但即使是对印第安人这惟一幸存的居住地,贪婪的白人也决不会放过。一八八七年,美国议会通过了《戴维斯法案》,废除了允许印第安人单独群居的条款,剥夺了印第安人拥有自己财产和土地的权利。在联邦政府开放了所有其它的地区为定居点后不久,终于应那些对土地具有无穷占有欲的白人人们的要求,答应将俄克拉荷马这个以前完全是印第安人居住的领地白人开放了。一八八九年,哈里逊总统下文宣布,将俄克拉荷马这片广阔的印第安人居住区对外开放,允许白人到这里居住,并划出了二百万公顷的土地供白人人们去开发和耕种。这也是美国大陆上最后一个向白人开放的定居地。正因为是最后一个定居点的开放,所以,它也就意味着是全国剩下的最后一批可以自由分享的土地了。为了能够瓜分到一片这最后仅有的土地,那些对土地永无止境的追求者们,不论贫富、男女和老少,纷纷从全国各地云集到了俄克拉荷马州的边界四周。为了表示对所有需求土地的人们公平和公正,联邦政府决定,对俄克拉荷马州所划出的二百万公顷的土地,实行自由分配的政策。即让那些渴求土地的人们去自由地抢占他们

所需的土地。他们将抢占土地的出发日期和时刻定在了四月二十二日的正午十二点。

二

四月二十二日正午十二时，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准备抢占土地的人们来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日子和一个极为激动的时刻。在距离这一时间还很早的时候，人们就开始纷纷云集到政府给他们所划定的出发聚集地了。他们已经提前在做着出发的一切准备了，随时等待着政府一声令下，好立即冲向那他们渴望已久的辽阔而肥沃的土地，去肆意地抢占那些他们梦寐以求的、充满着他们理想的土地。他们有来自得克萨斯的，有来自阿肯色的，有来自克罗拉多的，也有来自密苏里的；他们好像是受了上帝的驱使，从衣阿华和内布拉斯加的一条条道路上徒步赶来。他们有的驾着轻便马车而来，有的驾着有篷的四轮大马车而来，有的赶着各种各样的牛车而来，还有的乘坐着各种各样的运货马车而来；他们有骑马来的，有骑骡子来的，有骑自行车而来的，还有步行而来的。他们中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有壮年、青年、妇女，还有儿童。他们有单人独骑来的，有夫妇俩一起来的，有几个熟人结伴而来的，也有全家老小拖家带口全来的。他们都怀着不同的心理，抱着不同的想法，带着不同的观点聚集到了这里。但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希望能够在这次抢占土地的活动抢到更多更好的土地，以便能够在以后的日子里在西部扎根立业，去实现他们梦想中宏伟的发财致富、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美国西部梦。他们都知道，要想实现他们的这一宏伟理想，土地就是他们的一切，是他们的财富、自由、理想、希望和新的生活的转折点。他们就像是在赌博一样，把他们的一切赌注都下在了这里，输赢全在此一举。

在距政府规定的自由分抢土地日——四月二十二日前许多天，人们就开始络绎不绝的从四面八方来到指定的地点集中。他们有的是因为路远，怕路上耽搁，误了日期，所以就提前赶到的。有的是为了打探情况而提前赶到的。有的是为了抢到一个好的出发位置而提前赶来的。也有一部分狡猾的人，他们提前很长时间赶到这里，是想寻找机会提前偷偷越过边界线，趁他人未到之前，先偷偷地他们在所到的土地上竖桩立名，抢先非法占有有一些土地。还有做得更过分的，则不仅仅非法抢先占有土地，还拿着枪隐藏在他们所占土地的周围，伺机

射击那些合法来抢占土地的人们。当然，如果他们的行为被军队发现了的话，他们是会有生命危险的。但由于地域太广大了，藏身地很多，而且他们的踪迹又飘忽不定。所以，愿冒这种风险的人还是很多的。

等到距规定出发日只有一天的四月二十一日时，已有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到了规定的出发地。他们为了占据好一点的出发位置，于二十一日的晚上就都在出发界线边度过了整整一夜。从二十二日清晨起，人们就开始沿着边界线排队了，而且尽可能地在允许的限度内拼命向前挤着。政府派来的士兵们，则一个个荷枪实弹，骑着马沿着边界线排成了一条长长的队伍，阻止着人们跨越界线。还有几队士兵，他们都穿着整齐的军装，挎着枪，骑着马，排着整齐的队伍，分站在各个不同的位置。其中有一队士兵，每人手中各拿着一把长长的铜号。他们是号令兵，准备随时按照指挥官的各种号令吹响命令的号声。另一队士兵，每人胸前挂着一面大洋鼓，右手拿着鼓槌，他们是准备随时按照指挥官的命令击鼓助威，为出发仪式增添气氛。还有一队士兵则一律子弹上膛，枪口朝向天空。他们是发令枪手，只等时间一到，指挥官一声令下，他们就齐向天空开枪，发出人们迅速出发去抢占他们所需土地的号令。这些士兵，不仅各司其职，而且还充当着今天出发仪式的仪仗队，为那些被称为勇敢无畏的人们壮胆助威和送行。

上午十点钟左右，这些准备抢占土地的人们，开始进行他们最后的收拾与打点了。他们把用于睡觉和吃饭的一切行李和家当都收拾起来，捆绑的捆绑，装箱的装箱。该往马身上捆的则现在就开始捆好了，该装车的则也早早的开始装了。男人们全都忙着收拾马具和车辆，做着出发前对他们交通工具的最后检查。妇女们则忙着收拾家当和照料孩子。待一切都收拾准备停当之后，他们才开始放松一下紧张的心情，四处溜达着转转，看看有没有熟人，上前搭搭话，聊聊天。

人群中，除了在忙着收拾行李的人们之外，其余到处是三人一伙，五人一群闲谈聊天的人们。所有的男人们几乎全都是一身牛仔装束。他们个个都戴着各色的宽边大牛仔帽，穿着衬衣，外套着马褂和夹克或长到膝部的西装外套。下身则都穿着各式各样的马裤，脚上则几乎全穿着一双高腰牛皮靴。他们中，几乎毫无例外地，人人都在腰间的皮带上挂着一条子弹带和至少一把左轮手枪。大多数的牛仔，为了显示其传统的绅士风度，都穿着非常干净整洁的衣装，而且打着领带或扎着领结。虽然他们并非是在刻意讲究，但他们的这身装束已足以显示其潇洒的风度和他们想要表现的礼貌了。

今天来参加出发仪式的那些妇女们，则看上去好像是都要去参加

什么盛大的庆典似的，几乎全都是盛装打扮。那些看上去显得高贵、文雅、有教养的淑女们，为了表现其雍容华贵的姿态，一个个都戴着各式各样的礼帽，穿着华丽的衣装。与人交谈时，她们也都好像做得举止得体，言谈文雅和谨慎。而那些一看上去就像是普通的乡下妇女们，尽管她们可能不太富有，但她们的穿戴打扮，看上去也仍然非常的整洁、体面、得体和大方。

那些孩子们，一个个也都穿着干净整洁的服装，以他们所喜爱的特殊的方式打扮着自己。

总之，今天来这里参加自由抢占土地出发仪式的人们，似乎都好像是穿着盛装而来的。他们之所以这样，或许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次活动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活动，因此，应该以一种崭新面孔来参与。再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次活动，或许将是他们一生的转折点。所以，他们都想穿着崭新的衣装，来预示一个良好的开端。或许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都是好面子的人，都想在外人面前表现出一种绅士风度，而不想让别人说自己很穷酸，买不起新的好衣服穿。

因此，今天所有来到这里的人们，个个都显得精神饱满，神采飞扬。他们好像对这次抢地活动早已充满了十足的信心。只见他们一个个在扯着嗓门、相互喊着打着招呼，大声地笑着在高声交谈。人群中，有一位名叫杰西·里奇的中年男子，也在大笑着与几个熟人高声交谈着。他一身典型的牛仔装束，戴着一顶宽檐的黑色大牛仔帽，穿着一件洁白的衬衣，外套一件夹克。他腰间的皮带上也挂着子弹带和左轮手枪，脚上穿着一双高腰的黑色牛皮靴。他骑着一匹棕色的看上去很健壮的马。他虽像其他的牛仔一样，也扎着一条黑色的窄长条领带，但却扎得非常宽松，并且敞开着衣领。所以，让人一看，就知道他并不是一个刻意追求打扮的人。他虽然也穿着一身牛仔装，但却并不给人以驽悍、强壮和威武的感觉。事实上，他是一位三十来岁，体格并不健壮，而且看上去还有些瘦弱的人。他面部瘦削，一脸的络腮胡子，但一双大眼睛却闪着明亮的光芒。别看他其貌不扬，但他却曾是堪萨斯州威希塔镇上的一位音乐教师，弹得一手好钢琴，而且歌也唱得不错。因为他有些口吃，说话时经常有些结巴，而且眼睛也总是一眨一眨的，所以，经常受到学生们的笑话。再加上他也实在不满足于在小镇上做一个清贫的教师的现状，所以，他也就不想再当教师了。就这样，他收拾好了一切行装，来到了这里，希望能够在本次分抢土地的热潮中也抢得一片肥沃的土地，从而为他以后在西部重干一番事业建立基业。

这时，他正爽朗地笑着对他的几个同乡熟人说着：

“喂！我说咱们这几个同乡熟人，出发后我们一定要都跑在一起，并把土地抢占在一块儿。这样，我们几个以后还可在一起相互帮帮忙，照料照料……”

他话还没讲完，却突然收住口，脸上显出一种极度惊讶和喜悦的神采，激动地向几个同伙喊道：

“喂！你们看，那不是扬西·克拉瓦特吗？是他，是他，就是他！真没想到他也来了！这下可好了，我们终于有一个可以依赖的靠山了。”

还未等同伴们回过神来，他就已经忍不住内心的激动，挥起右手在空中扬着喊了起来：

“喂！扬西！扬西·克拉瓦特！”

他的嗓门扯得又高又长，惟恐他所喊的人听不见他的声音。

同伴们都顺着他的手势扭头看去，只见一位身材高大、魁梧健壮的牛仔，正骑着一匹高大健壮的白马从人群中微笑着走来。只见他，头戴一顶崭新的白色宽檐大牛仔帽，上身穿一件洁白的衬衣，外面套着一件长到膝部的燕尾式黑色西装外套。衣领上扎着一条崭新的窄长黑领带，一长一短的两条带穗，在微风的吹动下，在胸前不停地飘动着，使他显得极为英俊和潇洒。下身穿一件黑色的宽松马裤，裤腿的下半截，紧紧地塞在他脚上蹬着的一双长到膝部的油光锃亮的黑色高腰牛皮靴里。他边走边摘下帽子，向那些他认识和熟悉的人们微笑着示意。当他摘下帽子的时候，露出了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他的头发条理分明，梳理得非常整洁。乌黑厚密的头发上还带有一些自然的鬈曲和波纹，给人一种高贵、典雅的感觉。同时，也可看出，那显然是经过了精心的打扮和梳理。这说明，来人是极为注重外表的人。再看他的面部，宽阔的脸膛上棱角分明，前额下一对粗黑的浓眉，眉宇间透露着几分成熟。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透射出深邃的目光，给人一种睿智、精明、威严而不可欺的感觉。他的皮肤，红润里夹着一层厚厚的黝黑，显然是他饱经风霜的见证。

他的这身穿戴，虽然也是一位普通的牛仔打扮，但总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他不像其他的牛仔那样，不太讲究衣着的穿戴打扮，并且，几乎个个都毫不例外地显露着子弹带和手枪，好像是在向他人炫耀示威似的。而他，却穿着打扮得十分干净、整洁、讲究，且高雅得体。他的一言一行，礼貌、文雅、和蔼而慈祥。而且，从外表看，他没有一丝带枪的迹象。因此，他给人一种尊贵、高雅、和蔼可亲且器宇轩

昂的文人印象。但他的一举一动却又潇洒自然、大方稳健，这不禁又给人一种干练、敏捷和成熟的印象。所有这一切，都使人感到，他决非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牛仔。

三

他就是扬西·克拉瓦特，与杰西·里奇一样，也来自俄克拉荷马东北部的堪萨斯州的威希塔镇。他今年已经快三十岁了，家里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和一个五岁的儿子。他出生于威希塔镇一个中等阶层的白人家庭，父亲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农场主，母亲则是一个心直口快、性格泼辣、主管家庭内外一切大事的家庭主妇。他们家虽然有一块几十公顷面积的农牧场，但由于堪萨斯州属于偏远的荒原西部地区，农耕工具和方法极为原始和落后，再加上又是完全靠天吃饭的地方，所以，他们家农牧场的经营状况一直很不景气。遇上粮食收成好的年头，则还能有些余粮。但这些余粮却又无处去卖，只好就近廉价处理掉，收入极少。遇上灾年，则有时会颗粒无收。这时，全家人又只好勉强度日。

西部地区，自然条件非常艰苦，气候异常。那里，冬季经常会出现持续数天的大暴风雪，不但会冻死很多的牲畜，有时，还会冻死人。夏季，又经常是持续酷热高温的天气，不仅会晒死很多的草，而且还经常导致火灾的发生。火灾会将大片的草地烧掉，致使大量的牲畜被饿死。同时，除了这变化莫测、恶劣异常的气候条件外，还经常伴随着洪水、冰雹、蝗虫和蚱蜢等自然灾害。这使得那些在西部经营农牧业的人们困难重重，有时则不得不破产，改行另谋生计。

扬西的父母和他的叔叔、舅舅、姨父等几个近亲，自从跟随他们的先辈们来到堪萨斯州后，几十年来都住在威希塔镇上，共同经营着周围他们各自所拥有的几个农牧场。这些年里，他们的农牧场经营状况一直时好时坏，平平淡淡，并无太大的起色。因此，他们几家人也只好在一起过着这种半穷半富，挣扎度日的日子。

堪萨斯州不仅气候条件和自然条件极为恶劣和艰苦，同时，还由于它地处偏远，政府的任何政令都在此无法实施，所以，使得这一地区盗匪盛行，社会秩序极为混乱。再加上与印第安人的居住区非常接近，所以烧杀抢劫时常发生。

扬西·克拉瓦特就出生和生长在这样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下。艰难困苦的家庭生活，自小就锻炼出了他吃苦耐劳、勇敢坚毅的品格。性格忠厚老实、善良懦弱的父亲经常受一些当地土霸王的欺侮和一些奸商的欺骗，但他从来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忍气吞声地把一切苦果都咽到了肚子里。争强好胜、大胆泼辣的母亲，则刚好与父亲的性格相反。她虽然在很多事情上不甘愿受别人的欺侮，但为了全家能够过一个和平安稳的日子，也主张多忍耐一些。为了能够摆脱这种既受欺侮又很贫困的日子，他们把全家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到了下一代的身上。

扬西，这个他们家惟一的一个男儿，从小就受到父母的关爱和教育。六七岁时，他就被父母送入镇上的学堂读小学。随后，他又到堪萨斯州的一所中学读书。中学毕业后，志向远大的扬西，又考到东部的一所大学去攻读法律。在他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并获得了律师资格后，他放弃了东部安逸、舒适、豪华的贵族生活，而是回到了他的家乡，那偏远、贫穷的西部堪萨斯州。这个从小疾恶如仇、专爱替穷人打抱不平的小伙子，平日里最看不惯那些肆意横行的匪盗恶霸，以及那些专横霸道、随意欺压和屠杀印第安人的白人们。所以，他坚决回到西部来，就是要用法律来把那些土匪恶霸们绳之以法，给予制裁。用法律来捍卫当地社会生活的和平与稳定，以公正的法律来保障当地居民和印第安人的合法权益。

扬西虽然是个读书出来的律师，高尚尊贵的职业，要求他一言一行要举止得体，但他同样也是一个从小就在西部摸爬滚打出来的牛仔。西部恶劣的条件和艰辛的生活，从小就锻炼出了他一副钢筋铁骨般的身躯和一种勇敢无畏的气概。他从小就从事农牧场上的各种艰苦劳动，尤其是经常参与那些长途驱赶牲畜的艰辛劳动，这造就了他一身骁勇无畏、机智干练的牛仔本领。从十几岁时起，他已经是堪萨斯州闻名遐迩的快枪手了。但他从不倚强凌弱，欺侮别人。而是经常维护正义，主持公道，惩恶扬善。他反对种族歧视，反对白人欺压、驱赶和杀戮印第安人的残暴行径。由于他的正直和正派，使得他成了堪萨斯州那些土匪恶霸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曾多次联合起来，想方设法要除掉他。但扬西凭借着自己勇敢无畏的精神和神奇的枪法，在那些广大主张正义的人们支持下，一次次地战胜了这些土匪恶霸们的挑衅。因此，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树立了极高的威望，成了当地正义和公平的代表。这些年中，堪萨斯州先后曾有五个恶贯满盈的土匪恶霸，倚仗着自己的匪帮势力，肆意横行，无恶不作。在当时法政

疏漏、无人敢管的情况下，扬西勇敢地站了出来，为那些受气受压的人们主持公道，声张正义。最终，这五个土匪恶霸都一个个地死在了扬西的枪口之下。这更使得扬西威名远扬，成了堪萨斯州远近闻名的第一快枪手和神枪手。自此以后，那些平日里专爱横行霸道的地头蛇们，以及那些四处打劫的土匪们，一听到扬西的名字，个个都吓得心惊胆颤，再也不敢恣意妄为了。

扬西自从回到堪萨斯州做了律师以后，就开始使用法律的武器为社会申张正义和主持公道了。他尤其敢为印第安人打抱不平，为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权益做斗争，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印第安人、黑人及妇女们的尊敬。他是学法律的，深知要想谋求一个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光靠打杀是不行的，而是要通过法治的手段才能实现。因此，尽管他是个有名的神枪手，但自从当了律师以后，他就将自己的双枪永远地插在了后腰的枪套里，再也不将它们轻易地显露出来了。他还在自己的一只枪把上，用锉锉上了五道印痕，以记录自己所杀死的五个恶霸。另外，从那以后，他永远都戴着一顶洁白的宽边牛仔帽，以示自己的清白、勇敢、正直和公正。所以，他给人们的印象，总是一个从不带枪的和蔼可亲、忠厚善良的牛仔。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当杰西·里奇在人群中发现了扬西后，他高兴激动的心情一时简直难以形容。他立即喜形于色地大喊叫起扬西的名字来。因为他知道，如果有扬西和他们同去，他再也不怕有谁敢随意欺侮他了。

里奇与扬西彼此早已是熟人了，今天一见，便都感到格外的高兴。那另外几个同乡，认出扬西以后，也都立刻跟着里奇喊道：

“是的，没错。是他，是扬西·克拉瓦特！喂，扬西！”

扬西也已经看到了里奇他们。他一边微笑着打马朝这边走来，一边也高声地向他们喊着：

“喂，里奇，原来是你们啊！你们都好吗？”

他的嗓音清亮，声如洪钟。他话音未落，却早已打马来到了这几位同乡熟人的近前。他一边摘下帽子与他们招呼示意着，一边与他们几个交谈了起来。

“喂！你们都好吗？真没想到你们也都来了！真是好样的！来了就好，这下我们可有不少的伙伴了。等大家每人抢到各自的土地后，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在西部大干一场了。”

“好！我们大家都听你的！这些年来总闲着没干过什么大事，这下可好了，我们可以放开马尽情地跑上一趟了。大家可以比比看，看

谁冲在最前面，谁抢的土地最多最好。”

扬西听了大家的话，非常地高兴，但他已经了解到前面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好的情况，所以，就提醒大家道：

“不过，我得提醒大家一下，俄克拉荷马的情况并不如我们所想像的那样美好。那里条件极为艰苦，夏季酷热，冬季严寒，一年四季都干旱缺水。而且土匪、强盗出没无常，横行无忌，经常乱杀无辜。再加上当地的土地霸主，以及那些很多非法偷渡过去抢先占了土地的人们，他们可不喜欢我们前去瓜分他们的土地。所以，他们会时时刻刻给我们找麻烦，与我们过不去的。在这之前，已经有很多到那里去的人被杀了。这一阵，说不定他们正藏在我们出发路上的什么地方等着我们呢。所以，待会儿发令枪响后，你们冲到目的地去抢土地时，一定要多加提防他们这些人。再就是那里的白人经常驱赶、欺凌和杀戮印第安人，并经常与他们发生冲突。这等我们去后，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的。但最糟糕的情况是，现在在俄克拉荷马还没有政府的行政官员和司法人员。所以，我们到了那里后的情况将是一片混乱、无人管制的状况。因此，我提醒你们大家，到了那里以后，一定要多加小心，安分守己。而且，一定要相互团结，相互帮助。”

经他这么一提醒，几个对俄克拉荷马的情况还不太了解的人，不由得被吓得倒吸了口凉气。

“噢？还有这么严重的情况？”

“是的！你们一定要多加提防和注意啊！”扬西答道。

他们这些人，都是些在西部摸爬滚打出来的老牛仔了。因此，当扬西对他们讲了俄克拉荷马的一些情况后，他们一个个还是充满了乐观的态度，显示出了一种豪迈的气概。他们相互很自然轻松地鼓励道：

“哈，我说这算什么？这些年我们什么没经历过！”

“就是，我们手里的枪也不是吃素的！只要我们规规矩矩不招惹别人，如果还有人敢来找我们的碴儿，那我这把枪是决不会饶过他的。”

“对！我们这么多的同乡朋友，再加上这么多到那里去生活的人，只要大家都团结一致，共同维护我们的秩序和权益，我们就不会害怕有人来欺侮我们！”

扬西听了几位同乡的话，深为他们勇敢无畏的精神所打动。他也激动的鼓励大家道：

“大家说得对！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地去维护社会

的和平和安定，而不是只顾个人利益，贪生怕死的话，那我们就一定会克服一切困难，战胜我们的一切敌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过上和平安定的日子，才能静下心来开荒种地，重建家园，创建我们新的更美好的生活。”

听了扬西的话后，大家都不禁异口同声地说道：

“是啊！到了那里后，大家都一定要按照扬西说的去做，团结起来，为维护我们的共同利益而战斗！”

“你们说得对！俄克拉荷马虽然条件艰苦，处境险恶，但那里已发现了大量的金、银等金属矿藏。而且，有二百万公顷的肥沃土地等待着我们去开发耕种。如果我们缩手缩脚，我们就会失去这大好的发财致富的机会。这次自由抢地，人们谁都不愿错过，纷纷从全国各地赶来，都想抢占大块的肥沃土地，以便将来能够在西部大展宏图。因此，我想你们也是决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我们大家都是见多识广、历经风雨的老牛仔了，应该拿出我们牛仔的勇敢无畏的精神，到那辽阔肥沃的俄克拉荷马去施展一下我们的才华，去为实现我们的梦想而奋斗吧！”

大家听了扬西的话，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个个顿感精神倍增。

当扬西与里奇等人正在那里交谈时，不远处的人群中，骑马走过来一位年轻的女子。她头戴着一顶黑色毡呢圆边礼帽，礼帽下露出了齐耳长的鬈曲浓密的黑发。她面容清秀美丽，皮肤洁白细腻，一双乌黑明亮的大眼睛楚楚动人。她穿着一身合体高雅的黑色礼服，脚穿着一双擦得锃亮的黑色高腰牛皮靴。从那皮靴上的印记看，这已是一双穿了很久的皮靴，只不过是擦新了而已。她的这身穿戴，将她原本就十分洁白细嫩的面庞和洁白的内衣衬托得更加耀眼夺目，使人一看，就给人以一种整洁、素雅、庄重和朴实的感觉。她虽看上去年轻貌美，但在她那姣好洁白的脸庞上，却怎么也掩饰不住那一丝明显地透露着的苍白和憔悴。很显然，这是一种多年历经沧桑和苦难的见证。而且，她那双乌黑明亮的大眼睛时时透露出来的一种忧郁的表情，也使人觉得她好像有什么苦衷难于开口。她这忧伤的表情与她那娇美的脸庞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使人既感到她妩媚可爱，又不忍心看她那憔悴的面容。她那双乌黑明亮的大眼睛，虽时时透露出一种忧伤的表情，但也同时含有一种机敏，成熟的成分。

正当她骑着马穿行于人群中时，她突然听到有人在呼喊扬西·克拉瓦特的名字。这个名字，对她来说，早已如雷贯耳。她不仅经常听到人们在谈论这个名字，而且她也听说过很多关于扬西·克拉瓦特怒

恶扬善、帮助穷人的故事。今天，在这里突然听到了有人呼喊这个名字，她不禁把马勒住，抬起头来四处观望。她想看看，这个名声显赫的扬西·克拉瓦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竟会如此名声卓著？而且，从她的内心来说，她也早就渴望着能够有机会认识一下这个扬西·克拉瓦特了。因此，她勒住马站在那里，顺着人们的喊声望去。只见一位头戴一顶洁白牛仔帽，身材魁伟健壮，长相英俊潇洒的牛仔，一边微笑着应答着人们的喊声，一边骑马过来与喊他的人们说话。从那位牛仔的相貌气质和成熟干练的言行中，她猜出，他肯定就是人们所说的扬西·克拉瓦特了。

所以，当扬西走到里奇一伙的身边与他们进行交谈时，她则在一旁静静地冷眼注视着他们，一边注意倾听着他们的谈话。当她听了扬西和里奇等人的谈话后，她也深受鼓舞，暗自决心，一定要像他们那样，勇敢地到西部去闯一闯。并且，她也觉得自己已经开始对扬西有所了解。她对扬西的话，简直听得有点儿入了迷。她发自内心地感到，这才是一个真正天不怕、地不怕的牛仔。能有这样一个人同去西部，她感到心里踏实多了。她不由地对扬西产生了深深的崇敬之情。

但她转念又想，以前总是听说扬西执法公正，见义勇为，而且极为同情妇女和孩子，是个极为正直和正派的人。可现在，像她这样的一个人，是否也会赢得扬西的同情和帮助呢？她决心要试一试，看扬西是否同人们所说的一样。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她这样的一个人，到了俄克拉荷马后，如果受到别人的欺侮，就可向扬西这样正直和勇敢的人去寻求帮助了。否则，像她这样的妇女，到了俄克拉荷马后，肯定是要受人欺侮的。想到这里，她决定耐心地在旁边听边等下去，如果有机会的话，她一定要前去认识一下扬西·克拉瓦特，并和他谈谈。

正在这时，一排嘹亮的长号声响了起来。现在已经是上午十一点了，这一遍号声是提醒大家尽快收拾自己的行装，做好出发前的准备。里奇一伙听到号声后，匆匆与扬西告别，去收拾他们的行装去了。

扬西也正准备离去，突然一位年轻的妇女骑马来到他近前，挡在他的马前向他问道：

“请问，你就是扬西·克拉瓦特吗？”

扬西定睛一看，见这位妇女容貌姣好，而且年轻漂亮。看上去，她大约也就二十五六岁的样子。扬西不禁心里一怔，暗自思量道，这样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竟然也来参加今天的抢地活动，真是不简单！他一边想着，一边迅速地随口答道：

“是的，我就是。”并随后问道：“你是谁？”

“噢，我叫狄克茜，狄克茜·李。”那位妇女答道。

“你好，李小姐，你一个年轻姑娘怎么也来参加今天的抢土地活动？”扬西对她说道：“这可是很危险的！”

“是的，我知道，可我这也是实在别无它法，被逼无奈而来的。”

听她这样说，扬西不禁心里一怔。他那颗善良、质朴、富于同情他人的心又被深深地打动了。他那侠肝义胆的胸襟促使他好奇地进一步追问道：

“这是为什么，你怎么会落到如此的境地？”

看到扬西如此地关心和同情自己，狄克茜不仅感到像是碰到了亲人似的，激动的热泪浸湿了眼眶。她伤心地说道：

“我父母双亡，家里无依靠，生活实在无着落。所以，我才来到这里参加这次分抢土地的活动，希望自己以后也能有块土地，好过上安稳舒心的生活。”

“有志气！”扬西夸奖道。

他又定睛看了一眼狄克茜，心中不禁暗自为她感到伤心和难过。她那洁白、俊俏、可爱的脸庞上，明显地透露出一丝难以遮掩的憔悴和苍白，显然是饱经苦难和沧桑所留给她的痕迹。看她这样年轻就已成如此憔悴的样子，扬西不禁对她产生了同情之心。

“你还没有结婚吗？”扬西问道。

狄克茜的脸上顿时掠过了一丝伤心的表情。扬西的话显然是触动了她的伤处。她犹豫了半天，终于答道：

“不，我结过婚了。可我的丈夫早已弃我远去，他如今早已不知到哪里去了，而且他的家人是决不会允许他再来见我了。这些年，我从未得到过他的任何音讯。而且，我们一个三岁的女儿也过早的夭折了。这件事对我的打击极大，真让我痛不欲生，但我还是勉强支撑到了现在。这些年，我过着非常艰苦的漂泊生活，无依无靠，四处给人家打工，做佣人，勉强度日。所以，当看到政府要自由分配俄克拉荷马的土地的政令后，我就想，我再也不能这样受苦受气下去了。我不甘心一辈子就这样忍气吞声地过这种贫穷乞讨的日子，我要去与命运做斗争。我不相信自己的命就一直是苦的，我要到西部去分一块土地，去建立一块属于我自己的新的家园，重新开创一种属于我的新的生活。所以，我就坚决地收拾好一切行装，匆匆地赶到这里来了。”

扬西听了她的话，不禁对她深感敬佩，于是热心地对她说道：

“我真佩服你的勇气和胆量，你有这样的决心，真是一个不简单的

女子。不过西部的条件十分恶劣，匪霸横行，你去那里后，生活将会是非常艰苦的。你可要做好心理上的准备啊！”

“这我也早就听说过了，而且我也已经做好了心理上的准备。我想，到了俄克拉荷马后，起初条件可能会十分艰苦，日子会非常难过。但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后，我的生活一定会有转机的。这要比我死呆在那里受一辈子苦和气强多了。”狄克茜答道。

扬西听了她这样的话后，更是对她产生了深深的怜悯和敬佩之情。他热心地对她说：

“那好，但愿你能抢到一片风水不错的好土地。到了俄克拉荷马后，如果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忙，或是有人欺侮你，你尽管直接来找我好了。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的。”

听到扬西说出了这样的话，狄克茜感动得两眼流出了热泪。这些年来，她处处受人欺侮，处处被人看不起，过着忍气吞声、颠沛流离的生活。如今，已落到这般境地，却受到了一个德高望重、声名显赫的尊贵的律师的同情和关爱，她怎能不感到激动呢！

正在此时，第二遍准备出发的号声又嘹亮地吹响了。现在距离出发的时刻只有很短的时间了。扬西便和狄克茜告别，二人各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四

这时，成千上万的人已经在出发线边做好了一切准备。他们就像是一座大坝内的逐渐蓄满而抬升的洪水，已经达到了最高水位。一旦决口，就会以排山倒海之势，所向披靡地去肆意横扫它们面前的一切障碍。在他们的前方，那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数千米宽的开阔地带，虽然坑坑洼洼的不太平整、规则，但总体上还是很平坦和开阔的。这些道路，其实，仅仅是草被烧掉后的草原。那些军队，几天前就已经将通往俄克拉荷马州的主要通道的前后左右数英里内的草原用火点燃了。他们想把那些道路两边的所有草木都尽可能地烧个净光，以把道路弄干净。同时，也是为了用烟火赶走那些事先偷渡过去，抢先非法占有了土地，正偷偷地藏有一些橡树丛和低矮灌木丛中的人们。因为，他们这些人是会藏在一切可以藏身的地方，随时对那些前来合法抢占土地的人们进行射击的。这对那些前去抢占土地的人们来说，是非常危险的。